

詩

古

微

詩古微上編之四

邵陽魏源撰

正小雅文王詩發微上

問曰子論四始據服虔韓詩說以正小雅菁菁者莪以前
皆文武詩而無成王又正雅皆周公述文武之德不獨魚
麗以下始爲周公而陳啟源則力斥集傳以文王之三作
于周公之說且據譜疏謂正小雅不言謚多作于未稱王
以前大雅棫樸靈臺下武三詩不言謚旱麓并不稱王或
生時及未稱王所作與韓詩說鑿枘不入然則毛詩果以
正雅作於何人何世乎曰此其大例已具于四始篇今更

明毛詩韓詩之同。正譜疏之失。以申周公成王繼志述事之義。毛詩魚麗序發正小雅之通例。但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則是以魚麗以前爲文武憂勤之詩。魚麗以後爲文武太平之詩。未嘗言有成王之什。故皇甫謐述毛亦以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爲歌武王之德。十篇數崇邱由庚山儀在內故知述毛詩也三家無笙詩疏竟以鄭譜之例爲毛例。謂魚麗以後皆成王詩。無與于文武。據序乎。據傳乎。四牡毛傳文王率諸侯撫畔國而朝聘乎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彼疏旣謂舉中以明上下。而常棣之爲周文公詩。又見于左傳。何待南有嘉魚以下始

爲周公詩乎。豈正雅首末諸篇皆周公作。而其中又雜以他人之作乎。且謂正雅多作于文武生前或未稱王以前。則岐周侯國之風。其詩宜入二南。何得爲王者之雅。二南作于文王遷豐以後。尙不爲雅而爲風。四牡所詠。乃未遷豐以前之事。苟非作自周公。何以反列于雅。卽譜疏亦言詩之大體。事有在前作或在後。大雅述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于後追述其美。何又函矢自陷乎。苟以序不明言。則二雅周頌將無一周公之什。史記何以言周公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慮。且毛序於大雅特著召康公成王四詩。以明前此述文武者。皆周

公之詩。毛傳於小雅特著鹿鳴四牡至常棣皆作于周公。以明後此諸篇皆不作于文武之世。孰謂其不明言乎。呂覽言周公旦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以繩文王之德。韋昭謂文王大明縣爲兩君相見之樂者。周公欲昭其先王之德于天下。杜牧曰大雅皇矣周公美周之詩。陳氏尙謂呂覽不足取信。然則更有何書可信乎。據大雅文武詩分先後例之。則知小雅亦以文武分先後。鹿鳴之三皆侯國遣使之事。文王詩也。天保伐木陳王禮以下至菁莪八篇。據三家詩不數采薇。皆有天下之事。武王詩也。惟常棣爲周公傷心之詩。非文非武。雖詩廁于文武之間。而樂不

常奏故召穆公亦必傷時糾族而後奏之齊詩始際亦不
數其篇第蓋文王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武王有
其位而自謂無其德亦未遑作禮樂故成王周公承百年
必世之後始制雅頌一切繼文武之志述文武之事使天
下後世法文武而已不敢尸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
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行事猶言往事也見王氏經義述聞請更一一明
之鹿鳴之詩鄭注燕禮曰君與羣臣及四方之賓燕講道
修德之樂歌而毛序亦兼羣臣嘉賓爲二故燕禮曰若與
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之內皆諸侯鄰國之事不可
施于武王成王且燕禮惟有好貨無幣而此言承筐東帛

則是兼饗賓酬幣之禮矣

見周語聘禮并詳詩疏

燕禮歌鹿鳴之三

惟二瑟三笙而無琴則此是饗四方之賓於廟故升歌時

搏拊琴瑟以詠矣故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明其

爲四方鄰國之賓也乃孔疏泥序傳言盡心竭力謂嘉賓

卽是已之羣臣至示我周行韓毛同訓

鄭注緇衣以爲示我忠信之大道與

毛傳至道同誼

陳氏啟源反據箋謂置諸周之列位以證嘉賓卽

羣臣尤顯違毛傳遑足與言文王三分有二天下一家之

誼乎昭十年臧文仲引此詩以爲周公不饗魯祭之徵亦

見其爲周公述文王詩無疑矣四牡毛傳謂周公歌文王

使臣之事而周道倭遲爲行岐周之道則在未遷豐以前

與地里志右扶風都夷引魯詩作周道郁夷者合案郁夷故城在

今隴州隴坂在焉故師古謂使臣乘馬行于此道惟謂出韓詩則非也與爾雅西陵威夷韓

詩經周道威夷者合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釋文與周南引作倭夷王篇隳夷阻險也

卷耳岡岨崔嵬僕馬虺隤爲使臣之勤勞者合蓋隴坂險

阻之名文王使臣聘問于西戎昆夷之國歸而勞之亦不

隤厥問曰小聘曰問謂文王所謂率諸侯撫畔國者謂率亦不廢其聘問昆夷之事

雍梁之諸侯與昆夷之叛國而使之朝聘乎紂後漢書西

羌傳亦云文王率西戎征畔國以事紂文王世子篇曰西

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故一則曰王事靡盬再則曰

王事靡盬非徒見使下之禮亦見字小之仁服事之忠焉

信乎非周公不足以知文王之志而尙謂其改元稱王繆
矣皇皇者華與國語胥臣言文王卽位詢于八虞咨于二
虢度于閔天謀于蔡原訪于莘尹者合文王惟有好問之
德故亦以是教其臣國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諏謀詢
度必咨于周臣聞之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
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之以大禮重之以六德
六德皆文德別詳答問先王取人以身苟已無是德則不敢以
教人周公欲後世君使臣臣事君者皆法文王故聘享燕
射皆歌是三詩使常若文王之存焉天下世世懷我文王
于不替則懷我周于不替矣鹿鳴之二爲周公專述文王

者既明則常棣伐木天保之三爲兼述文武毛詩專屬文王與此小異
魚麗至菁菁者莪爲專述武王亦可次第明之矣

正小雅文武詩發微中

問齊詩四始五際本于樂章皆正小雅三篇連奏之詩而舉其中篇以統上下如以四牡爲寅仲則知鹿鳴爲寅孟皇皇者華爲寅季獨于常棣伐木天保之三不舉伐木爲卯仲而獨舉天保者何鄭志荅趙商謂文武時兄弟有不和協之事故作詩感切之未可定爲成王時作而譜又從序謂周公隱其事託諸文王考此詩周公閔管蔡在武王歿後而廁之文武詩中者何伐木陳饋八簋天保于公先王皆有天下以後之事而疏以伐木天保屬之文王者何曰鹿鳴之三專屬文王魚麗之三蓼蕭之三專屬武王而

常棣伐木天保之三則兼屬文武二王蓋樂雖作于後嗣而事必屬之先王詞雖及乎有天下而義必兼乎文王今齊詩既不先常棣而先伐木天保請循齊詩篇第而言之周禮大宗伯賈疏曰伐木詩文王敬故也毛傳言君子遷于高位不可以忘朋友鄭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韓詩傳曰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御覽初學記文選注是韓詩言昔人曾自親伐木勞苦之事故取興以歌其勞苦爲鄭箋所本與毛傳誼同故疏謂指文王未卽位時言之也大學言文王與國人交止于信而文王

受命惟中身。其未卽位時。已年數十歲矣。岐山草創。王季復葦。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啟之闢之。其櫟其楮。攘之剔之。其櫟其柘。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兪。于是舉閔天泰顛于亘岡之中。其詩曰。肅肅兔置。楛之丁丁。施于中林。是則文王未卽位時。恒卑服卽功。友賢人隱士。故無逸與高宗之舊勞于外。爰及小人並舉。文王世子之法。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我今貴居尊位矣。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得無適有事而不來乎。抑我有咎而不我顧乎。醴酒不設而賢者辟色。四簋不飽而賢者辟地。得毋我貴而有失禮。不如先王之重道乎。相與共天位。

相與食天祿兢兢乎其或失之信非文王不能行非武王
周公不能述也君奭曰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
叔有若閼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武王惟
茲四人尚迪有祿則文王之臣尤武王之朋友故舊也友
文王之臣述文王之事繼文王之志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周公欲成王師武猶武之師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誠
能尊賢養老心文王之心則今日之作樂吾知文王在天
之神聞之亦和且平矣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
客鹿鳴以之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常棣以之以賓射
之禮親故舊朋友伐木以之醕我酤我爲無算爵鼓我舞

我爲無算樂友之云乎。豈曰臣之云乎。以文武作法。其後
猶有監謗者。殺左儒杜伯者。至天保一詩。則營雒邑宗祀。
文武時所作。逸周書度邑解。武王告周公曰。維天不享于
殷。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辰是未室。我所未定。天保
何暇寐。又曰。定天保。依天室。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
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此詩三言天保定爾。以山陵岡
阜。川之方至。爲祝。卽周書所謂作大邑于土中。南繫洛水。
北因邠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也。又以顓祀烝嘗于公先王。
爲祝。明在牧野。追王之後。而周書所謂設邱兆于南郊。以
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也。又以羣黎百

姓徧爲爾德祝者卽召誥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也明皆在有天下以後豈如孔疏作于未稱王以前之謬說乎蓋宅鄩者文王之志而武王成之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在鄩召太子發是文王嘗居鄩矣正因卜有維王之兆辟不敢居故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宅雒作禮樂定天保以終文王德化者武王武王成之

之志而成王周公成之故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天下諸侯悉來進受命周公退而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侃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焉然後曰嗟茲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然則此詩

作于召誥洛誥之時兼述文武故籲祀烝嘗于公先王言
福祿必本于天之單厚言壽考必本于神之貽爾言太平
必本于民之質成若曰使王無得罪于歲無得罪于先君
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故天保佑成王而繫于文武之詩良
以此耳蓋文武合德故周人追頌先王者往往渾而不分
清廟之詩專頌文王而書大傳四述其事皆以文武並言
彼論伐木天保諸詩言文則恐其遺武言武則恐其遺文
者皆不達詩書之例禮樂之情者也然則常棣一詩如之
何曰齊詩先采蘋于草蟲異于毛詩篇次而合于儀禮樂
章則不先常棣而先伐木必有所受國語言召穆公傷周

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則常棣處變非
常作之樂明矣。且但言作常棣而不言作常棣之三。則或
一篇專奏而不必與伐木天保爲三終。亦未可知矣。蓋常
棣言死喪禍難。闔牆本爲雅中之變。竊疑糾合宗族而奏
之。則以常棣伐木天保爲三終。毛詩篇第是也。奏之于賓
客臣下。則以伐木天保及他詩爲三終。齊詩始際之次是
也。齊詩與伐木天保連奏爲何篇。今不可攷。然正雅皆三
篇相比。惟菁莪一詩孤立無屬。疑齊詩伐木之三不取
常棣而取菁莪也。說詳下篇。至毛鄭皆以常棣爲文武詩。呂記引朱子
初說亦曰。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鄭
譜謂周公隱其事託諸文王。隱之爲言痛也。文王友于二

號刑寡妻以至兄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

王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

封冉季載史記世家周書大匡解曰武王十三祀王在管管叔

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

文政解曰王在管管蔡開宗孔晁注管管叔邑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

化也是二叔之監殷也王使之其循化也王旅之逮周公誥

康叔而曰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共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爾乃其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知二叔久染商俗以違文考友

于之教矣周公以文武能容養管蔡于生前而已不能化

之于身後中養不中才養不養己之不及文武甚明君子
無其德則不敢作其樂不有諸身則不敢以教人吾于天
倫終身缺陷何敢復言兄弟之事無已則天下後世其師
我文武乎尊其爵重其祿同其好惡恩榮韡韡然其時死
喪孔懷者兄弟邑考之以孝全忠也急難禦侮者兄弟克
殷監殷管叔康叔咸效其力也其時兄弟之助過于朋友
前四章皆述文武時恩及兄弟之事 汔予小子身而反之今
事後三章乃述已及管蔡之事 者喪亂既平矣既安且甯矣朋友具存兄弟安在故糾合
宗族于成周樂述文武之道詩則周公之情仁之于父子
聖人之于兄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命也所求乎弟以

事兄未能。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出涕
沱若。賦嗟若。常棣者。周公負罪引慝之詩。使天下後世之
爲兄弟者。皆監已過而師文武。言非已敢作禮樂。先王之
禮樂也。和樂且耽。和樂且孺。家室其宜。父母其順。大和洽
而禮樂興。文武所望于兄弟者如是。所望于天下後世之
兄弟者如是。正雅之變。雖不列于常樂。而得編于伐木天
保之前。良以是耳。雒邑之營。由于二監之變。或齊詩以常
棣次天保。亦未可知也。

正小雅武王詩發微下

子據毛詩問魚麗序以前此爲文武憂勤之詩後此爲文
武太平佚樂之詩固足正孔疏成王之失矣但不數采薇
之三詳後篇則是有治內而無治外不數笙詩之六鳥見爲

逸樂而非憂勤且何以見魚麗之三蓼蕭之三必非成王
之詩而從皇甫謐專屬之武王耶曰王者治外豈惟征伐
文王武功自在大雅常棣伐木天保已皆及有天下後之
事安得采薇之三復專述文王耶且勞遣使臣以親萬國
蓼蕭彤弓以懷諸侯孰非治外之事安得裂閒歌之三以
首篇魚麗屬武中下篇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屬成耶安得

正雅言王事中雜以孝子相戒以養及美孝子絜白之序
耶華黍或作于歸嘉禾之時成王周公皆不敢居其功而
薦于先王故漢書引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之
文則其詩亦當頌武王克殷而年豐之詩同桓篇綏萬邦
屢豐年之旨安得序以虛詞而屬之成王耶譜疏謂武王
草創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因盡以屬之成王
攷樂記孔子告賓牟賈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左射豕首
當作鵠巢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裨冕擗笏而虎賁之
見正樂篇士說劍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
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以教諸侯之弟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孰謂武王全未興太平耶今攷魚麗之三固閒歌通用之樂而序言樂與賢樂得賢則南有嘉魚專言鄉飲賓賢能之事南山有臺專言養老之事正與樂記所言武王事相合蓋嘉賓者鄉飲之介賓罩罩汕汕上之勤求烝然來思下以類應皆新得之材非舊有之佐且南有嘉魚傳謂江漢閒所產與樛木喬木同興正周召分陝二南行化之時其爲述武王賓賢興能之詩必矣南山有臺首二章祝君子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末二章復贊之曰遐不作壽遐不黃耇夫養老乞言亦所以求賢穆天子傳

天子西游乃宿于祭二公飲天子酒乃歌闕天之詩闕古吳宗

天子命歌南山有艷古臺宗正以祭公年尊故以君子美賢

者明養老之誼則其爲述武王養老太學之詩明矣蓼蕭

之三則懷四夷諸侯之事故蓼蕭序言澤及四海箋引爾

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古中國地惟東南際海實不及西北二海故皆

以四夷言之孫炎云海者晦也言晦闇于禮義也箋曰考國在九州之外魯大者不過宗李巡云四海遠于四荒

周之化先行西南故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于牧誓而西

旅貢獒巢伯來朝鄭注巢伯南方諸侯皆在武王之世越裳來朝而

必以薦于文武之廟書大傳及成王周公而化始及于東于

北故息慎來貢而作賄息慎之命命者命封于廟也于是

明堂之位王會之解門堦四列夷夏一家所以終武王之
功而蓼蕭之三作于其時焉若曰是豈冲人所敢承是吾
先王文武之德而已彤弓爲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然傳曰
莊三十一年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

則否故晉文侯有攘西戎立平王之功則賜之疏謂文侯無伐四夷

之功非也文侯之命曰侵戎我國家純汝多修扞我于晉

報至晉景公勝齊使聲伯獻捷于周則周不受之矣

文公有城濮攘楚之功則賜之文武世爲西伯至武王時

分周召爲二伯得專征伐其後世有能修周召之職者則

以是賜之而獻功必于廟策命賜弓矢必于廟鐘鼓饗勞

必于廟故江漢平淮夷之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

受命召公維翰。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可證彤弓賞四夷之功。繫諸武王之義矣。至湛露廁蓼蕭。彤弓之中。而易林云。區脫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歡。三爵畢。恩則知傳所言諸侯朝正于王。王燕樂之。于是賦湛露者。蓋指荒服諸侯終王之禮。當新王始立。來朝受正朔。則曰朝正于王。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註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無朝貢之歲。惟父死子繼。及嗣王卽位。乃一來耳。國語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註曰。要服六歲一見。荒服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案朝正者卽位來朝。露之在地。去天至受正朔。杜註謂朝受政教于文不詞。遠也。而至盛之太陽能晞之。至遠之國。非盛德不懷。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而後爲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效也。

若同姓兄弟伯叔之國僅以用命爲言乎上公三饗三食

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荒服諸侯

爵惟子男既饗之于廟中或卽燕于廟後之寢令宗子主

之以終其禮故有在宗夜飲以示慈惠

別詳
荅問

蓼蕭其初朝

見之詩湛露其饗畢而燕之詩歟若同姓兄弟則有常棣

之燕諸父諸舅諸兄則有伐木之燕而既醉鳧鷖又有祭

畢之燕烏用復列此歌于蓼蕭彤弓閒蓋恩榮所受威德

所加皆必舉其難且罕僅者播諸禮樂而後或通用于同

異姓燕饗之時王者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不聞別制

同姓之樂舞故曰蓼蕭廢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離彤

弓廢則諸夏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則知正雅武王之詩。莫盛于蓼蕭之三。以明文王之德。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者在此。述有天下之盛事。皆歸諸武王。以明繼志述事者在此。小序之義。惟皇甫謐得之。而謂魚麗以下。無文武治外之詩。過矣。以上皆三篇連奏之詩。而菁菁者莪一篇。獨殿于後者。正雅樂章崩佚。卽如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且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則亦必有連奏之詩。菁莪歌詠武王辟雍造士。安知非新宮之旅類而亡之乎。或以斯干當新宮。則宣王詩何由入儀禮乎。更不直一據已。且文武治天下國家不出九經。鹿鳴之三。則尊賢體臣之詩也。

常棣伐木天保則親親敬大臣之詩也魚麗之三則體羣
臣子庶民之詩也蓼蕭之三則柔遠人懷諸侯之詩也菁
莪一詩以文德造士不應反殿其後則齊詩以天保爲卯
仲伐木爲卯孟而卯季無篇若常棣又死喪急難閔侮之
詞不可列于常樂故召穆公亦止因事作之未必與伐木
爲三終然則菁菁者莪一篇之無屬或非齊詩樂章之舊
第亦未可知也

[illegible]

小雅宣王詩發微

問曰子論小雅不取采薇以下治外之序豈遺戍勞帥之
大政而文武闕其詩耶曰文武治外懷遠之政莫盛于蓼
蕭之采薇夫采薇出車飲材則皆宣王詩也出車之南仲
常武之南仲爲文王臣毛詩亦不然也小序謂采薇以下
爲文武治外請列九徵八閒以質之後漢書馬融疏云玁
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載在周詩是指
出車之南仲徵一也王符潛夫論云蠻夷猾夏古今所患

宣王中興南仲征邊風俗通義曰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是指常武之南仲徵二也蔡邕陳伐鮮卑議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荆蠻徵三也鹽鐵論曰戎狄猾夏中國不甯周宣王南仲吉甫式遏寇虐詩云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徵四也

俗本或刪南字改吉字作仲山甫則曷爲引出車之詩漢人妄改可哂

漢書匈奴

傳云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采薇

詩

及其會孫宣王命將出師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

六月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出車

此明以出車詩美

宣王與鹽鐵論同其采薇兼述懿王時者追原夷禍所始

故云疾而歌之。與史記匈奴傳戎狄破逐周襄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薄伐云云者同例。非謂詩作于其時。且亦可見斷非文王之世。徵五也。漢書古今人表文王臣無南仲而宣王十一臣召虎方叔南中。中山甫申伯尹吉甫韓侯。蹶父張中程伯休父。中仲字古通用共居上品。徵六也。衡方碑將繼南仲邵虎之軌。召邵通用考皇父不過監軍。惟此詩一見其。他皆頌南仲方叔召虎。曾無皇父之功。至幽王時而皇父兼卿士。則詩刺之矣。宣幽皇父卽一人見常武疏是以古今人表宣王諸臣不列皇父。而列于幽王下品之次。箋疏乃以征南大功專歸皇父。未之前聞。徵七也。大雅言天子事。今三詩皆

言王事則當列于大雅且不應二雅自相刺謬而繇皇矣諸詩述文王伐密伐崇距昆夷至詳無一字及玁狁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亦同犬夷昆夷也耆黎也蓋幽近狄岐近戎故孟子止言太王事獫

鬻文王事昆夷孔疏亦謂書傳從無文王伐玁狁事矧紂都河內於戎狄皆非切膚安肯舍淫酗而亟安攘徵八也或援逸周書序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孤文單證然言備不言伐且在初立之年非受命爲方伯時事與此詩無涉至竹書紀北宋已亡非見他書徵引者皆不可信而明人僞本乃有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距昆夷城朔方以附會詩序殊不知帝乙初年西伯未命之前而謂殷王命南仲專征則與周詩何與其于毛詩殷紂命文王之說亦

已鑿柄不入自昔從無徵引者至明季何周無專鼎銘曰
楷始援之而陳啟源亦引以備攷則陋矣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無
專入門立中庭王呼史友冊命無專曰官司佐王道側虎
方錫女元衣束帶戈珣戟彤矢鑒勒鑾旂無專敢對揚天
子丕顯敷休云云是蓋宣王冊無專于廟而南仲爲相禮
可證命官于祖廟之說若文王方爲方伯能錫其陪臣以
彤矢鑒勒鑾旂乎能稱對揚天子丕顯敷休乎若南仲爲
殷臣則紂之錫命當于殷廟何故于周廟况授時歷周文
武二王時九月既望無甲戌乎徵九也南宮者南仲之氏
或有疑南仲卽文
武五臣之南宮适者然則南宮敬叔且一名南宮
适亦可謂文王八士之一乎宣王召虎亦可卽文王召伯

乎鼎銘之王命及王居射圃亦可謂追尊之稱乎且皇父受封作都于向向實姜姓而太師皇父實維尹氏并非南氏不得冒南仲爲太祖南仲之後有南季見于春秋隱九年經文與尹氏姜姓之裔毫無交涉南仲或可爲南宮氏之後皇氏豈得以事實證之固非文王詩矣更以經文質爲南氏之後乎

之白虎通義曰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者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廟君降立阼階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此魯詩之說同于祭統而常武毛傳用之可見此經師相承古義而出車南仲誤爲文王詩者非毛本旨矣鄭箋反泥前傳以改此詩謂卿士指皇父而南仲乃其太祖果爾何不云太祖南仲乎何不云王命卿士太師皇父南仲太祖乎而孫毓強申之謂古者命將皆于禰廟不

于祖廟不知王制明言天子出征受命于祖此詩王奮厥武王曰還歸明爲宣王親征不受命于祖而安所命乎至毓引陳勝僞冒項燕以證命將稱祖則三尺童子其唾之矣其間一二雅中凡顯頌文王之詩皆歸之大雅而小雅絕無之所以尊文考也且詩頌文王武功皆追稱其號如云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文王烝哉從無通篇但稱爲王不指明何人之理以詩皆周公追作故也其間二惟靈臺辟雍創自文王且前後皆文王詩不言可知故但稱王在云二雅中王與天子竝稱者惟宣云若頌武功從無此例王詩有之六月王四天子一吉日天子二烝民王六天子二江漢王七天子

常武

王八天子二

岐陽石鼓

天子三

無專鼎銘

王三天子一

若頌文

王詩止稱王從無稱天子者今出車詩言王事言天子者
再言王命者一正符宣王諸詩之例毛鄭乃謂西伯以殷
王之命命南仲蘇子由因謂天子者紂王者文王何楷則
又據偽竹書以天子王命爲帝乙謂文王作此詩以勞南
仲百端遷就可謂辭費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卽諸侯亦
必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春秋書翬帥師譏征伐
自大夫出文王旣受方伯之命乃不馳驅王事而儼然使
陪臣代干天討何其與伐崇伐密戡黎判然不倫至三書
赫赫南仲以震耀其陪臣則雖春秋魯頌諸詩亦不至是

也。矧天子命我王命南仲。自上下下。授受截然。豈展轉相命之詞。而二雅中宣王諸詩。無不以王與天子特稱並稱。不一稱。又若何分屬耶。甚至篇首我出我車。鄭箋謂上我南仲。下我文王。或謂兩我俱南仲。或謂俱文王。削趾適履。甚難實非。其閒三采芑毛傳云。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言其強美則劣矣。是大雅言文武兵。其詞典。小雅言宣王兵。其詞夸。固有正變之殊。今以出車置宣王詩中讀之。江漢篇旣出我車。旣設我旗。卽此詩我出我車。彼旃旐斯也。六月篇戎車旣飭。四牡騤騤。白旆央央。采芑篇四牡翼翼。白旆央央。卽此詩出車彭彭。旗旐央央也。采芑之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六月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卽此詩薄伐西戎
玁狁于襄也常武之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卽此
詩赫赫南仲王命南仲也人同事同辭同其出吉甫史籀
制作昭然無疑若以出車爲文王詩尙何議宣王強美之
爲劣乎其間四馬端臨力訟詩序之功謂變風鳩羽陟岵
之與采薇杖杜意異而辭同若不賴序以明則文王臣民
亦怨其上而二詩不得爲正雅矣誠哉是言獨不思史記
以采薇爲戎狄交侵中國被其疾苦之詩本不以爲正雅
故易林云采薇出車上下役急白虎通五行篇云古者師
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書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鹽鐵論云。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此扶杜采薇所爲作也。蓋戍非守在四夷之道。大司馬九伐所不言。自春徂冬。檀瘡傷怨。更非師不踰時之制。宣承厲後不得已用之。遂召祈父。爪牙之怨刺。啟揚水申許之先聲。後儒尙習爲天保治內采薇治外之說。曾是王者治外。徒事戍役乎。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正所謂胡轉子于恤。靡所底止。豈文武成康盛時所有乎。其間五

集傳止以王爲周王而詩序辯說亦本謂采薇

之三非文王詩馬氏乃謂文公于此胡不玩本
詩詞自爲一說而卒如序說云云者尤誣妄也朔方爲雍

州極北之邊去豐千有餘里故箋以黍稷方華爲朔方六

月時周自遷岐以來幽郃近地皆淪戎狄武王克殷有天

下攘逐戎夷僅在涇洛以北史記匈奴傳豈文王已戍朔方盡

有唐虞故地而武王反失前功蹙疆宇乎宣王戎狄是膺

復周公之字兼職方之地故其詩詳于獫狁略于西戎若

王季文王時偪西遠北拜戎不暇詳後漢書西羌傳方以駝昆夷

爲僅事何暇驅獯鬻于朔方其閒六宣王武功始西伐終

南征六月西伐第一舉采芑南征爲再舉采薇出車西戎

其三舉江漢常武南征其四舉蓋厲末宣初侵鎬及方獫

狁孔熾四夷莫強焉于是吉甫六月出師薄伐至于太原而尙不言執訊獲醜則國家新造兵力未盛故嚴尤謂宣王命將出征盡境而還驅之而已是時方叔繼此南征故有征伐玁狁荆蠻來威之詞相連而及于是采薇遣戍守邊爲將來城朔方之地旣而出車命將往城于方一月三捷執訊獲醜以收六月前舉之成功是以南征徐方亦遂以南仲爲大將蓋嗣吉甫方叔而再奏膚功南仲鼎銘所謂先伐虎方旋相南國者于此益信若以出車爲非宣王事則是偏近京畿強狄僅有吉甫六月一師稍爲驅逐而區區南夷乃煩方叔召虎皇父三次大舉緩急不倫經略

安在其閒七。又以齊詩緯四始五際篇第求之。彼以伐木
天保常棣爲卯宮。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爲巳宮。六月采芑
車攻爲午宮。吉日鴻雁庭燎爲申宮。然則例以毛詩篇第。
巳午之際。尙多蓼蕭之三。午申之間。反缺未宮一位。按章
以求。則知齊詩蓼蕭三篇。當先魚麗而爲辰。采芑三篇。當
後采芑而爲未也。昭矣。孔氏廣森既能推其篇第之不合。
乃反謂蓼蕭之三。當倒在六月采芑爲未宮。試思以蓼蕭
三詩置宣王詩中。與以獫狁南仲之詩置此者。孰類孰不
類乎。今以采芑出車次六月采芑之後。情事次第。昭然相
承。旣合齊詩樂章。亦補宣王詩史。其閒八。然則以經文求

之又非六王之詩矣。并列三表用質明者。

詩大序疏引齊詩緯。汜歷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
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革正。辰在天門出入
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
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
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
盛陽微。五際也。曲阜孔檢討廣森曰。始際之義。蓋生
于律。古者作樂。三篇同奏。以一詩爲一終。漢初古樂
未湮。故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朞之說相配。如文王爲

亥孟大明爲亥仲。縣爲亥季。其始皆舉中篇者。猶三
朞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同
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
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
次不盡同毛也。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
芑爲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
爲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仲。又篇
次之異。又戊子丑爲何篇。不可推測矣。

毛詩篇次表

今推詩篇次表

鹿鳴

文

鹿鳴

孟

文

正雅篇餘逸文武之德
無成王詩亦無他人所作

四牡

四牡

寅仲

文

皇皇者華

文

皇華

季

文

常棣

文

伐木

孟

文齊詩先伐木于常武棣

伐木

文

天保

卯仲

文

天保

文

常棣

季

文

采薇

文

毛序文武以大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憂勤終逸樂

蓼蕭

孟

武此篇述武王應四夷諸侯之詩

出車

文

湛露

辰仲

武

杕杜

文

彤弓

季

武

魚麗

武

皇甫謚述毛序以魚麗下皆武王詩孔疏從鄭詩以魚麗下皆成王詩非是

魚麗

孟

武此篇述武王克殷後考之事

嘉魚

武

嘉魚

巳仲

武

南山

武

南山

季

武

蓼蕭

武

蓼蕭
在外

以上寅卯辰巳四宮皆文武詩

湛露

武

六月

孟

宣

彤弓

武

采芑

午仲

宣

菁莪

武

采薇

季

宣毛誤入文王正雅
雅

六月

宣

出車

孟

宣毛誤入文王正雅

采芑

宣

杕杜

未仲

宣毛誤入文王正雅

車攻

宣

車攻

季

宣

吉日

宣

吉日

孟

宣

鴻雁

宣

鴻雁

申仲

宣

庭燎宣

庭燎季宣

汙水宣

汙水孟宣

鶴鳴宣

祈父酉仲宣

祈父宣

鶴鳴季宣

以上午未申酉皆宣王詩

右表略本孔說而審定之。篇義時世庶幾得所。惟鹿鳴以前。尚有子丑二宮。疑取關雎鵲巢兩始。再前爲文王革命。故取文王大明。縣陵夷至于宣王。西宮陰盛陽微。則西後之戌宮。當亦取祈父以後。宣王三詩矣。菁莪一詩。獨殿于末。伏虔所述韓詩正雅篇第亦

同蓋亡其族類故無連奏之篇而齊詩亦不列于始
際歟緯書起西漢之際所見尙是三家原本故其誼
無足深求而取以證古詩篇第固未有確于斯焉

周無專鼎銘攷

甘泉羅
上琳譔

焦山舊藏周無專鼎或云無惠或又云無當作鯀銘
凡十行行九字其第三行及後三行行十字大共九
十四字其文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燔于
圖室司徒南中中仲古通假字積古齋鐘鼎款識謂
南仲有二詩出車篇之南仲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常
武篇之南仲毛傳以爲王命南仲于太祖是宣王之

臣也。齊魯韓三家詩，并以采薇出車之南仲皆爲宣王。然則鼎之或爲文王時器，或爲宣王時器，當以九月旣望甲戌推之。案詩大明疏，鄭注尙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術斟周術。恒後天，今攷周世年日，似用周術爲較切。據四分周術，上元丁巳至文王受命之元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算外。李淳風五經算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依劉歆說，伐紂至魯釐公五年，積四百六十七歲。又世經謂文王受命至伐紂，克殷凡十三歲，二共四百八十歲。以減僖公距積，盈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得此數，與開元占經合。盈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四百八十九，爲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九命，起丁

已算外得是年歲有丙寅乃置入紀年如蓍法七十

六而一得積蓍六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

庚子五己卯六算外得戊午蓍其不盡之三十三即

爲入蓍年是文王受命元年丙寅入周術戊午蓍三

十三年又三統漢術上元庚戌至文王受命之元年

十四萬二千九十六算外漢志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

元起庚戌受命至伐紂十三歲盈元法四千六百一

十七去之餘三千五百八十六如統法一千五百三

十九而一得二命甲子一甲辰二算外爲入孟統甲

申其不盡之五百八即爲入統年是文王受命元年

丙寅入漢術甲申統五百八年。爰以四分周術爲主。
佐以三統漢術。參覈同異。進退推勘。得文王受命以
來。始丙寅。終甲戌。計九年。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
旣望。更案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厲王五十一年癸酉。
凡十一王。共三百八歲。如蔀法而一。得積蔀四。不盡
四。用加文王元年術之入蔀年。命自戊午。七丁酉。八
丙子。九乙卯。十算外。得甲午蔀。是宣王元年甲戌。入
周術甲午蔀三十七年。又以三百八歲。用加文王元
年漢術之入統年。是宣王元年甲戌。入漢術甲申統
八百一十六年。復據二術推勘。得宣王之始甲戌。終

已未計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是歲入甲午。蔀五十二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如章法一十九而一。得六百四十三。爲積月。不盡三。爲閏餘。是歲無閏。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七百八十四萬九千三十七。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八。爲積日。不盡三百一十七。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二十八。爲大餘。命起甲午算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蔀月。得一從大餘。大餘盈六十去之。得逐月朔大

小餘加至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百三十三卽
爲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二十四小餘五百四十九又
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爲建申月望大
餘三十九小餘三百二十八半命如前得九月朔戊
午望癸酉又是歲入甲申統八百三十一年以章月
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十九萬五千二百八十五如
章歲一十九而一得一萬二百七十八爲積月不盡
三爲閏餘是歲無閏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
月得二千四百五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如日法
八十一而一得三十萬三千五百一十八爲積日不

盡一十八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三十八爲大餘。命起甲申算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如周術加至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十。卽爲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三十四。小餘三十八。又加大餘一十四。小餘六十二。爲建申月望。大餘四十九。小餘一十九。命如前。亦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旣望甲戌爲月之十七日。與鼎銘合。阮相國曾疑此銘不類商器。當是宣王時臣友人魏默深舍人源。歷舉齊魯韓古誼。出車常武皆宣王詩。因以鼎銘月日干支請予推算。果得此確證。

洵千古大快爰列表于次以申大小雅三家詩誼非第資金石文字之徵信而已甘泉羅士琳識

文王受命元年丙寅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壬寅朔丁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年丁卯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丁酉朔辛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年戊辰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辛酉朔三統推作庚申乙亥望三統同

文王四年己巳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乙卯朔庚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五年庚午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巳酉朔
甲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辛未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癸酉朔
戊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七年壬申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戊辰朔三統推作丁卯
壬午望三統同

文王八年癸酉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甲戌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丙戌朔三統同
辛丑望三統推作庚子

已上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據二

術所推皆不得九月既望甲戌

宣王元年

甲戌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年

乙亥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

三統并同

宣王三年

丙子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甲辰朔

戊午望

三統并同

宣王四年

丁丑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戌朔

癸丑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五年戊寅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六年己卯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七年庚辰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辰朔 乙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八年辛巳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乙亥朔三統推作甲戌 己丑望三統同

宣王九年壬午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年

癸未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壬辰朔

三統推
作癸巳

丁未望

三統
同

宣王十一年

甲申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亥朔

壬寅望

三統
并同

宣王十二年

乙酉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壬午朔

三統推
作辛巳

丙申望

三統
同

宣王十三年

丙戌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

三統
并同

宣王十四年

丁亥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子朔

三統
同

乙卯望

三統推
作甲寅

宣王十五年

戊子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甲子朔

戊寅望

三統并同

宣王十六年

己丑

是歲閏餘三無閏

正月小壬戌朔

二月大辛卯朔

三月小辛酉朔

四月大庚寅朔

五月小庚申朔

六月大己丑朔

七月小己未朔

八月大戊子朔

九月戊午朔

癸酉望

已上三統并同

翌日甲戌

已上宣王自元年甲戌迄十六年已丑據二術所推惟是歲九月既望得甲戌為月之十七日

與鼎銘合

宣王十七年

庚寅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子朔

丁卯望

三統并同

宣王十八年

辛卯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子朔

辛卯望

三統并同

宣王十九年

壬辰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辛未朔

乙酉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年

癸巳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丑朔

庚辰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一年

甲午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丑朔

甲辰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二年

乙未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三年

丙申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

三統并同

癸巳望

三統推作壬辰

宣王二十四年

丁酉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丙辰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五年

戊戌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六年

己亥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申朔

乙亥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七年

庚子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八年

辛丑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酉朔

癸亥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九年

壬寅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癸酉朔

三統推
作壬申

丁亥望

三統
同

宣王三十年

癸卯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卯朔

壬午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一年

甲辰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二年

乙巳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三年

丙午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辰朔

三統推
作己卯

甲午望

三統
同

宣王三十四年

丁未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五年

戊申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戊戌朔

三統同

癸丑望

三統推作壬子

宣王三十六年

己酉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辰朔

丁未望

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七年

庚戌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

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八年

辛亥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庚戌朔

乙丑望

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九年

壬子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

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年

癸丑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巳朔

三統同

甲申望

三統推作癸未

宣王四十一年

甲寅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亥朔

戊寅望

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二年

乙卯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丁巳朔

壬申望

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三年

丙辰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辛巳朔

丙申望

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四年

丁巳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子朔

三統同

辛卯望

三統推作庚寅

宣王四十五年

戊午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子朔

甲寅望

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六年

己未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午朔

己酉望

三統并同

已上文王世凡九年宣王世凡四十六年二共

五十五年惟宣王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并

得九月既望甲戌與鼎銘合外此五十四年詳

具九月朔望用備參攷

子既推勘得九月既望甲戌在宣王十六年己丑定

此鼎爲宣王時器。魏默深復云。此證鼎銘固無疑誼矣。至毛傳于出車篇。以王爲殷王。謂南仲爲文王之屬。倘有墨守家。謂在未改元稱王以前者。將何以息其喙。予謂鼎銘明言王格于周廟。固萬難移之殷世。然毛傳既有此語。不妨再推未改元以前之年。因復據世經文王四十二年。後八歲而武王伐紂。計之。是文王受命元年爲未改元之三十八年。應于二術中各減三十七。算得文王卽位元年己丑。入周術己卯。蒞七十二年。又入漢術甲申。統四百七十一年。更案文王未受命之先。其時尙服事殷。應用商正建丑。以

建酉月爲九月如法推勘自文王卽位以來迄受命
元年之前一歲始己丑終乙丑凡三十七年觀列九
月朔望綴埒于末以明文王受命先後四十六年加
紂克殷四年共得五十歲皆無是日也士琳又識

文王卽位元年己丑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丁未朔三統同壬戌望三統推作辛酉

文王二年庚寅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辛未朔三統推作庚午乙酉望三統同

文王三年辛卯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丑朔庚辰望三統并同

文王四年_{壬辰}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_{三統并同}

文王五年_{癸巳}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_{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_{甲午}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戊寅朔_{三統推作丁丑} 壬辰望_{三統同}

文王七年_{乙未}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申朔 丁亥望_{三統并同}

文王八年_{丙申}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_{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丁酉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寅朔

乙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年戊戌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寅朔

乙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一年己亥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己酉朔

三統推作戊申癸亥望三統同

文王十二年庚子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三年辛丑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卯朔

三統同壬午望三統推作辛巳

文王十四年壬寅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五年癸卯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丙辰朔三統推作乙卯庚午望三統同

文王十六年甲辰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卯朔甲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七年乙巳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戌朔三統同己丑望三統推作戊子

文王十八年丙午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戊戌朔三統同癸丑望三統推作壬子

文王十九年

丁未

是歲閏餘三無閏

殷九月壬辰朔

丁未望

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年

戊申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丙戌朔

辛丑望

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一年

己酉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庚戌朔

乙丑望

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二年

庚戌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巳朔

三統同

庚申望

三統推作己未

文王二十三年

辛亥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亥朔

甲寅望

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四年壬子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亥朔
戊寅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五年癸丑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丁巳朔
壬申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六年甲寅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子朔三統同
丁卯望三統推作丙寅

文王二十七年乙卯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子朔
庚寅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八年丙辰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午朔
乙酉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九年丁巳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午朔

文王三十年戊午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戊子朔
癸卯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一年己未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丁酉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二年庚申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未朔三統推作丙午
辛酉望三統同

文王三十三年辛酉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丑朔
丙辰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四年壬戌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乙未朔
庚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五年癸亥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六年甲子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寅朔三統推作癸丑
戊辰望三統同

文王三十七年乙丑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丁丑朔
壬辰望三統并同

已上文王受命之先自元年己丑迄三十七年

乙丑據二術用商正建酉爲九月推得甲戌皆

不值既望